

跻身百度风云榜小说类前列

高居起点网历史类小说三甲

官居一品



之六 沉舟侧畔千帆过

三戒
大师

破落书生的进取人生
从一介布衣到一品大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官居一品

中国书局出版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舟侧畔千帆过/三戒大师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10

(官居一品; 6)

ISBN 978-7-5153-0089-4

I. ①沉… II. ①三…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8865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地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策划:刘霜 Liushuangcyp@yahoo.cn

特约监制:吉吉 特约策划:肖瑶

责任编辑:刘霜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8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 57350517 57350524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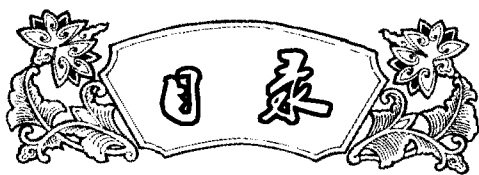
700×1000 1/16 19.5印张 1插页 320千字

2011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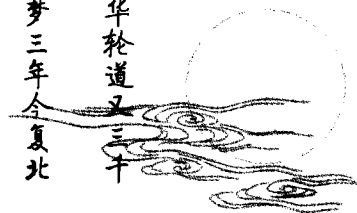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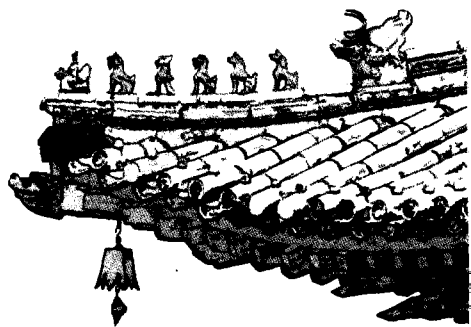
001	017	032	045	062	086	100	116	134	146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衙斋卧听萧萧竹	一枝一叶总关情	几番世事待桑田	已是黄昏独自愁	花落犹有铮铁骨	我欲与君辞别难	不拘一格纳贤才	时际芳夏万象新	虑深远则成计谋	人心不古千千愁



目 录

159	170	190	204	218	233	251	266	279	294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令出如山严军纪	关塞萧条行路难	曙光初照练兵场	万里浮云阴且晴	人心似水民如烟	天罗地网连环计	梅雨纷飞湿黄花	六军尘器漫云沿	一梦三年今复北	浮华轮道又三千





第一章

衙斋卧听萧萧竹

在袁炜病故、内阁独相的形势下，严讷几乎是一定会成为大学士的，因此严部堂于公于私，都不大过问礼部的日常事务了。

至于二把手李春芳，负责的是对番邦与外国的交往，这差事也算是礼的一部分，勉强称之为“外礼”，但大明泱泱大国，向来只把视线放在自身，所以其重要性与“内礼”远远无法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是不受重视的。但因为袁炜死后，李春芳变成了青词写得最好的一个，皇帝须臾离不开他，所以也只能象征性地领了这差事，但真有外事的话，还是得拜托沈默帮忙。

剩下的，都是沈默的差事，或者说，几乎礼部的所有事务，一下子都压在了他肩上。除了要管理包括国子监、庶常馆、各级州府县学在内的全国学校机构、各级科举考试外，他还兼着翰林学士……沈默本想辞去此职，但严讷不接，李春芳也不接，都让他能者多劳。

如果仅这些也就罢了，沈默闲了这些年，早就浑身骨头松了，何况下面有



的是郎中、主事、员外郎听他调遣，何必事事躬亲？恰好他的长处就是调配指挥，无论多繁冗的差事，都能层层剥茧，条理清楚地分配下去，就是事情再多点，也不耽误他回家吃饭。

但这并不能说明沈默心里就不烦，恰恰相反，他最近比较烦，很上火，极憋闷……只是从不挂在脸上罢了。

他烦恼的源泉，则来自一个曾经崇高无比，现在却屈居在礼部门下的衙门——宗人府。

宗人府掌管皇族属籍和纂修玉牒的衙门，专管皇族宗藩事务，洪武三年，沿元制设大宗正院，洪武二十二年改名宗人府。但不要崇拜它，它只是个传说，经过了靖难之役，当年的燕王朱棣当上了皇帝，而原本的皇帝朱允炆则下落不明，皇族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监视提防、打压钳制。所以此时，宗人府这样一个地位崇高，可以号令皇族、甚至对皇帝指手画脚的机构，自然而然成为了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必定要大加削弱的。

从朱棣开始，历代皇帝先是取消了亲王领宗人府事的规定，改由勋旧外戚领宗人府事；后来更是直接将宗人府归于礼部管理，彻底将这股超然的势力消弭无形。

说句实在的，现在的宗人府，就是给宗室们出气用的撒气桶，每天都有人在那里拍桌子骂娘，一言不合便拳脚相加，甚至要死要活。偏偏你还打不得也骂不得，只能笑着赔不是，哄着这些爷，闹心程度堪称天下衙门一绝。

这么有碍和谐的部门，自然不能放在礼部衙门里，所以宗人府并不在东江米巷中，而是被分配到宣武门以南的菜市口南大吉巷胡同里，可谓是眼不见心不烦。

如此惹人厌烦的差事，严讷和李春芳二位“仙长”自然不会去管的，他们欺负沈默初来乍到，不由分说便交到他肩上。

官大一级压死人，自己又是初来乍到，沈默只能苦笑着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勉强也能应付过去。

但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到了腊月里，沈默还是被拖入了风口浪尖，“罪魁祸首”正是他的同年好友、告发伊王的功臣林润。

因为一切都做在明处，加之他与沈默同年，自然也是徐阁老的学生了，所以在大清洗后的大提拔上，素有直名的南京右金都御史林润，竟被廷推为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成为言官系统的三把手……顺便提一句的是，邹应龙为右副都御史，还在他之下。

得以进阶高位，林润士气大振，进京后不久，便上了一道《议宗藩禄米疏》，此疏一大白于天下，就如巨石投水，激起轩然大波！

这道奏疏的大意是：“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为可虑者，莫如宗藩！因为今日宗室繁衍，岁禄不继，宗藩禄米所支比过去多出数百倍。如河南开封，洪武中唯一一个周王府，至嘉靖初郡王已增三十九，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举一府而可知天下。今距嘉靖初又四十余年，所增之数又不难推知。”乃是直接向宗室藩王开炮，直指天下第一大弊！

究竟这弊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计天下财赋每年供京师粮食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多达八百五十三万石，超过供京师之粮一倍以上。如山西存留米为一百五十二万石，王府禄米则为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王府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以此二省论之，即便田赋粮全征，也不够供王府禄米之半，况且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也就是说，国家的全部收入，要有大半供给王府，而御用、吏禄和军饷这些国家开支的传统大头，却只能在剩下的一半中权宜，国家怎能不疲敝至极呢？

但如何解决呢？林润说：“臣以为宜令大臣和科道集议于朝廷，然后颁论诸王，示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之意。令户部全计赋额，以十年为准，大约兵荒、蠲免、存留费用几何，王府增封几何，禄米及诸费几何，令宗藩晓然，知赋入有限，而费出无穷，共陈善后之策，然后通集众论，请皇上定夺，以为万世不易之规。”

嘉靖也没有好办法，建议大家凑到一起开会解决……

嘉靖也许是被宗室摆了一道，险些连命都丢了，也想狠狠治治这帮蠢虫，所以便将林润的奏章明发朝中，命百官进行讨论，看看谁有什么好办法。而那厢间，宗室藩王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主，纷纷派人进京活动，坚决抵制这种不可饶恕的“倒行逆施”。

而宗人府作为连接朝廷与宗室的纽带，自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处在十分微妙的境地中。

这几日，沈默已经接连接待了十几波皇室宗亲……没有皇命，藩王是不得离开封地的，但这不妨碍他们把子弟派到京城来奔走联络。这些世子爷普遍脾



气不好，见不着正主只好拿宗人府的官员出气，肆无忌惮地打骂羞辱，唯恐事情闹不大。

没办法，沈默只好亲自出面，安抚这些大爷，又是请吃饭，又是请听戏，这才没被烧了衙门。

“少宗伯，这样下去不行啊，”跟着沈默来到礼部，已经升任员外郎的王启明，愁眉苦脸道，“那帮爷们儿太能花钱了，这才几天啊，咱们的招待费就已经见底了。”

“钱的问题不用操心，”沈默手捧着个怀炉，眼睛盯在一本账册上，漫不经心道，“先把这些大爷稳住了才是第一。”

“怎么，您老又要自个儿掏钱垫上？”王启明可知道，这位爷家里太有钱了。

“想得美，我家里已经不做生意了，坐吃山空落地吃陷，哪有余粮打发他们。”沈默耷拉下眼皮道，“从他们年底应发的禄米里出。”

“啊，到时候还不闹翻了？”王启明大惊小怪道，“您这叫，叫饮鸩止渴。”

“少废话。”沈默将那小暖炉搁下，翻一页道，“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再说到时候的。”

“得了，反正您老说了算。”王启明应下来。

“嗯，”沈默点头道，“再帮我发几份请柬，今晚我要请客。”

“是。”

十一月初八是冬至，过了冬至便入九，也就是俗话说的“数九寒冬”，得过九九八十一天，才能把这个冬天熬过去。

但今年这个冬天冷得邪性，注定要比往年难熬许多……才刚二九便天寒地冻，又纷纷扬扬的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雪，直下得京城积雪三尺、滴水成冰，家家关门闭户，街上路断人稀。老百姓愁着严冬难过，可不少文人雅士，甚至翰林词臣，见此多年未遇之雪景，却都喜不自胜，纷纷组织茶围饭局，对着白雪红梅，吟诗作赋，顿觉人生境界提高不少，似乎可与魏晋风度比肩了……

“这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面对着一桌的请柬，风尘仆仆的林润，一边伸直了手臂，让下人打扫袍子上的灰土，一边不屑一顾道，“一班蠹虫。”

“那小人把这些全扔了，”这是当初陪着他单刀赴会的两位随从之一，说起



话来自然随意。

“扔了干什么，”林润走到水盆边，浸湿洁白的毛巾，一边洗脸一边道，“这么硬括的纸壳子，给夫人打鞋底，她一准喜欢。”

随从心想，人家巴巴地送来请柬，您却用来打鞋底，这也太……太不把人当回事儿了吧？不过他也知道老爷的脾气，二话没说，便开始收拾请柬，把所有的归拢到一起，却唯独剩下一本淡蓝色封面的，问林润道：“您那位贵同年的，也要打鞋底？”

“谁的？”林润走到桌边一看，原来是沈默派人送来的请柬，便笑道，“这次就饶了他吧。”说着打开一看，道，“今日申时，一品居。”再看看天色，已经渐黑了，赶紧吩咐那走到门口的随从道，“顺便告诉夫人，老爷我有局了，晚上让她自己吃吧。”

看着时候不早了，林润命人备轿，麻利地换身衣服，披上大氅，戴上棉帽、手套、围脖，全副武装地出了门，坐上他那顶通风良好的轿子，往西直门外的一品居去了。

当林润到一品居时，天已经黑了，大堂里高朋满座，热气蒸腾，一口口火锅，都冒着火星子。

林润穿过大堂，一上楼，楼下的喧闹声便仿佛在很遥远的地方，登时安静了许多，跟着那侍卫到了走廊的最尽头，那里早已经站了好几个打扮各异的随从，显然是不同宾客带来的。

那侍卫走过去，一掀帘子，对里面道：“林爷来了。”

“哈哈，若雨兄，你可来迟了。”里面传来几个人爽朗的笑声，林润加快几步走进去，便见里面除了沈默外，还有张居正、徐渭、殷士瞻、诸大绶几个，都是他比较看得上眼的人物，不由抱拳笑道：“来迟了，来迟了，我领罚就是了。”

“我就说吧，”沈默一边招呼他在身边坐下，一边笑道，“这家伙上道的很。”

林润倒也痛快，二话不说，连干三杯，引得众人一片喝彩，他这才把帽子大氅一股脑儿除下。

美食当前，众人无心说话，便甩开腮帮子大吃起来，屋里本来就热，吃火锅更加热，一个个吃得面红耳赤、汗流浹背，也顾不上形象了，敞开怀，拿着毛巾一边擦汗，一边还不停地往嘴里送。

几个人里，数林润吃得最猛，一个人几乎消灭了整整三个白锅，还不停地



夹羊肉片往里涮，惹得跟他同吃一锅的徐渭，终于忍不住道：“老弟，你几天没吃饭了？”

林润一边咽下口中的食物，一边伸出一根指头，想一想，又改成两根道：“两天，前天早晨吃过一碗白菜粥，打那到现在，一粒粮食都没吃过……”

他的样子有些滑稽，可众人却笑不出来，殷士瞻轻声问道：“赈灾形势很严峻吗？”

“嗯。”林润终于感觉有些饱了，便擦擦嘴道，“是很严重，原先估计只有几万灾民，可现在看来，最少得有十几万。”说着叹气道，“这贼老天又不开眼，偏偏遇上多年未见的大寒，更是让赈济灾民难上加难。”

听完林润的话，众人的目光都转向殷士瞻……他已经离开王府，前往户部担任左侍郎半年了。身为户部二当家，殷士瞻自然对国库清楚无比，面对着林润期盼的目光，他轻叹一声道：“若雨兄，不瞒你说，当初那笔赈灾的钱粮，便是户部勒着裤腰带，硬挤硬省出来的。现在库里是有钱，但一小部分是百官的过年俸禄，还有大部分，是宗室们的禄米，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多余的银子了。”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林润有些上火道，“殷大人知道吗？就现在这鬼天气，每天都能冻死好几百人。好几百人，懂吗？”

沈默赶紧出面打圆场道：“咱们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筹集到物资，帮城外的灾民过冬。”

“这就是你叫我们来的目的？”徐渭看他一眼道，见话题被林润带到城外去了，徐渭便拉回到沈默的轨道上来。

“那倒不是，我起先也不知灾民的事情，”沈默缓缓摇头道，“把大伙都请来，其实是想跟大家就宗禄改革的事情，交换一下看法。”又轻声道，“按例每年腊月赐给宗藩年俸银子，可今年说是要改革，宗人府只好先不开清单，一切等着结果出来再说。”

“我也知道这种讨论无休无止，没个一年半载，甭想论出个子丑寅卯来。但那些宗室老爷的脾气，你们也能想象得到，天天到我那大吵大闹，甚至还动手打人，弄得衙门乌烟瘴气。我费了老鼻子劲，才把他们安抚住——我告诉他们，年前就会有结果，现在离过年还有半个多月……”沈默说着苦笑一声道，“不能再拖了，好歹得先有个对策，把这年关过去。不然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滚刀肉，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呢。”



见沈默愁成这样，林润颇不好意思地道：“当初上疏的时候，只想着让百官集思广益，拿出个解决之道来，却没想着给你添堵。”

沈默摇头笑道：“大水冲了龙王庙，谁想到稀里糊涂就让我赶上了呢。”引得众人一阵轻笑。

笑过之后，殷士瞻轻声道：“拙言老弟，实在不行，就先按照去年的常例，把今岁的俸银发了吧，反正太仓里已经备好这份银子了。”

沈默还没说话，张居正却开口道：“这件事，已经廷议过两次了，朝臣们虽然争执特别大，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一定要节减宗禄，只是在途径方法上有分歧而已。”说着看看沈默道，“这也是拙言没法因循旧例的原因。”

沈默点头笑道：“正是如此啊，但凡有识之士，都已经感受到宗藩问题，势成痼疾，已经危及我大明的根基了。所以若雨兄这奏疏一上，百官才会纷纷上疏附和，提出处理宗藩问题的建议。”说着伸出双手道，“我把百官的建议汇总了一下，不下十余条——如限制亲、郡王子女受封的名额，超额者不给爵禄；允许宗室任官或者从事士农工商等业；撤销宗人不得出城越关的禁令；展开全国范围的核查，裁减冒滥领取岁禄者；示意亲王带头奏减部分岁禄；将部分岁禄折钞等等……”

“办法还真不少哩……”徐渭喝口烧酒，笑道，“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用。”

沈默不理他，继续道：“正因为办法太多，每个人都各执己见，才吵成一锅粥，我的意思是，咱们先小范围达成共识，然后回去分头做工作，向一个方向推进。”

听了沈默的话，张居正心中一动，不由笑道：“端的是好主意。”他这才发现，现在朝中任何一方势力，都可以在这个桌上找到代表……他自己姑且算是徐阁老方的代表；殷士瞻是老资格翰林的代表；诸大绶是新翰林的代表；林润是科道言官的代表；沈默是在此事上有绝对发言权的礼部的代表；甚至连徐渭，也可以影响一批自诩名士的家伙。

基本上只要这桌人达成共识，就真有可能推动朝政，走向他们想看到的方向。

“还是我这个始作俑者，抛砖引玉吧。”林润清清嗓子道，“解决宗室问题，我认为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打破宗室与平民间的藩篱，让宗室也可以自由地谋生，出仕、从军、经商、务农……当然同时也不能再享受国家的奉养，这个



可以从最底层的宗人开始，慢慢地向上渗透。我做过一个计算，以嘉靖四十年宗藩人数两万五千人计算，其中王爵不过二百余人，其余的都是奉国、镇国、辅国将军、中尉这六阶……按宗室禄给标准，亲王禄米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九成五以上的非王爵宗人，共占了七成五的宗禄支出。我认为，绕开亲王和郡王，从这些人下手，造成的影响小，但效果好，我以为是上策。”

沈默等人听了点头道：“那中策和下策呢？”

“中策是严格限制爵位的继承，牢牢控制王爵的数量，并采用类似汉朝推恩令的办法，使其每继承一次，封地便减少一半，这样做最稳妥，但见效缓慢，朝廷短期内甩不掉‘宗禄’这个大礼包。”林润道，“至于下策嘛，就很不地道了……”

“又没有外人，但讲无妨。”沈默笑道。

“就是折钞。”林润点点头，压低声音道，“将一部分宗禄钱粮折成纸钞，效果立竿见影。”由于某种历史局限性，精明如林润者，也认为纸钞是国家可以不负责任，随便开印的。

“这上中下三策都说完了，请诸位指教。”林润沉声道。

几人便讨论起来，都觉得林润的法子真不错，三策皆可施行，甚至可以三管齐下。林润起先十分高兴，但过一会儿才发现，沈默和张居正迟迟没有表态，便问道：“你们二位怎么看。”

沈默与张居正交换一下眼神，后者便微笑道：“在下的意思是，宗藩问题关系到社稷稳定，那是必须解决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情。”说着朝林润笑笑道，“恕我直言，林大人，您上疏的时机并不合适，也就很可能适得其反。”

张居正话一出口，包厢中原先融洽的气氛为之一变。

“那依张大人的意思，”林润仍然面带笑容道，“我们就应该对此坐视不理了？”

“当然不是，”张居正摇头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有些事情，不是不该做，而是时机未到。”说着指着外面道，“外藩的世子、公子们到沈大人那里闹，在京里的宗人们，也是变着花样地出妖蛾子……一面托请王公大臣们为他们说



话，一面又在前门外要死要活，每天都有好几百号人，拿着个破碗在那里要饭。他们还放出话来，谁敢动他们的禄米，就杀他全家。”

“哼！”林润的俊脸一阵通红道，“胆敢威胁朝廷命官，更要严惩不贷了！”

“这件事，越往上压力越大，”张居正耐心地说道，“皇上、裕王、徐阁老都是顾虑重重啊。”自从景王就藩后，皇帝便有意识地让裕王参与进国事商定中，这也被看成是培养接班人的举动。“祖制不可变，宗亲不可弃，这是皇上和裕王爷都绕不过去的拦路虎，所以他们虽然也希望能甩掉这个包袱，但不愿看到宗亲血脉闹翻，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林润算是听明白了，原来张居正是上面派来的说客啊！他打断张居正道：“那依太岳兄的意思，这事该如何收场？”

“从长计议，一切以稳定为重。”张居正沉声道，“方才若雨兄说的上策，目前还不可用，这个震动太大，一旦颁布将不可收拾，倒是中策和下策嘛，还是可以斟酌的。”

林润便转过头去，望向沈默道：“拙言兄，你也是这个意思吗？”

沈默淡淡一笑道：“我现在是在其位谋其政，只希望这一关能安稳过去，谁的主意好，我就听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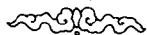
“甬和稀泥，”林润温和的外表下，是如利剑般的性格，目光直刺沈默道，“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呵呵……”沈默给他斟上一杯酒道，“宗藩问题确实很麻烦，咱们的步子缓一些，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解决，效果可能比快刀斩乱麻要好一些。”

“我就不明白了。”林润端起酒，一饮而尽，擦擦嘴道，“不就是一些混吃等死的蠢虫吗，有什么好怕的？当今严贼已去，正是革旧立新的大好时机，大刀阔斧斩将下去，为大明剜去这颗毒瘤不好吗？”

“只怕你这边刚举起刀……”张居正冷冷道，“大明就处处烽烟了。”话毕便直直望着林润道，“你也亲自调查过伊王，像他这样的王爷，都能拉起万余人的队伍来，再想想当年的宁王，便知道那些王爷除了混吃等死，也不乏包藏祸心之人，到时候一犬吠人、百犬吠声，全都闹将起来，不用打清君侧的旗号，你这个大明朝的晁错，就得去西市刑场报道！”

这话已经说得极重了，林润气不打一处来，啪地一声竟捏碎了手中的酒杯，倒把一屋子书生齐齐吓了一跳。



“我就是当了晁错！”林润冷冷望着张居正道，“也比你个申屠嘉强得多！”说着把破碎的酒杯扔到地上，朝众人拱拱手道，“林某失礼了，改日必将登门谢罪。”便转身决然而去。

林润一走，好好的饭局算是彻底搅和了，徐渭、诸大绶、殷士瞻也先后离去，只剩下张居正一个客人。

“这不是我的本意啊，拙言。”他歉意地对沈默道，“改天帮我向林兄道个歉。”

沈默宽厚地笑道：“我知道，你也是师命难违嘛，我又何尝不是？”说着苦恼地叹口气道，“老师一发话，我也束手束脚，其实本来我是支持若雨兄的。”

“我也一样。”张居正皱眉道，“这帮宗室于国家有大害而无一丝益处，真恨不得把他们扫得干干净净！”

“这才是太岳兄的真心话，”沈默哈哈笑道，“我说嘛，你方才哪是代人说客，分明是在激将嘛。”

“嘿嘿……”明人眼前不说暗话，张居正痛快承认道，“我也只能用这种法子，才能既跟老师有所交代，又不违背良心。”

原来徐阶也不知从哪里得知，张居正要来沈默这里赴宴，便把他找去，对他说道：“现在为师刚跟皇上的关系有所回温，就让林润这一本给搅和了……他是我的学生，皇上自然以为，他奏议宗禄是我的主意，”说着有几分无奈道，“如果这件事我不妥善处理，皇上会认为我是得寸进尺，借着非议宗禄，显示自己的权威呢。”

张居正觉得老师多虑了，但做学生的怎能反驳老师，他只好委婉说道：“老师何不把林润找来，直接对他说。”

“有些话，为师不能讲。”徐阶缓缓道，“我不能在这件事上表态。”

“学生明白了。”张居正只好勉为其难，替老师前来表态。但他又不想让这场削减宗禄的风潮就这样夭折，只能归罪于己，求得两全。

“可你把林润得罪惨了，”沈默淡淡道，“他骂人可是一绝，说不得你就真成了申屠嘉。”

“呵呵，能被骂也是一种幸福……”默默无闻十多年的张居正，倒看得开，



说道，“倒是你，宗人府那边还得多担待点，总不能闹出乱子吧。”

“我还应付得来。”沈默正色道，“倒是有另一桩事，你得告诉我个准信。”

“什么事？”张居正低声问道。

“老师已经容不下胡宗宪了，对不对？”沈默目光如炬，审视着张居正。

“这个……”张居正的目光有些闪烁道，“我也不是很清楚。”

“太岳兄，你我肝胆相照，相约中兴大明，共创盛世。”沈默却不吃他那套，沉声道，“如果当初的誓言还没有随风而逝，你当知道胡宗宪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功，功在千秋社稷！如果此人不得善终，会寒了天下壮士之心，到时候谁还肯为国抵死效力？还谈什么中兴、盛世？”

听了沈默的话，张居正动容道：“拙言，你说得很有道理，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么说，你肯帮我说和了？”沈默欣喜道。

张居正面色一阵晦明变幻，最终缓缓摇头道：“拙言，这件事怕不是你我可以改变的。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举荐，而后屡屡超擢，都离不开严阁老的帮助，在朝中百官眼中，他就属于严党。况且胡宗宪与赵文华勾结，陷害张经、李天宠的事情，已经东窗事发。朝臣们都说，要是张半洲仍在，倭患五年前就平息了，现在胡宗宪用这么大的代价，多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同样的事情，这算是什么功劳呢？”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沈默拍案而起道，“强盗理论嘛！当初张经是怎么死的，大家都很清楚，他是严嵩和李默斗争的牺牲品，是为高层内斗陪葬的！”他的情绪有些激动，手都微微颤抖道，“当时他不过是七品巡按而已，没有他掺和在里面，张经也一样是个死——你可以指责他助纣为虐，但要是没有他，抗倭统帅的位子，一定会被一些庸才、废材占据，我大明的半壁江山，到现在还是血火连天！”

“但在那些御史言官眼中，他毕竟是通过陷害同僚，巴结奸臣才上去的。”张居正轻声道，“德行有亏，这就是致命伤啊！”

“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求一问心无愧，岂能尽善尽美？”沈默摇头道，“太岳兄，不能这样偏颇啊！”

“唉，你说服我有什么用……”张居正叹口气，沉默了好久才干笑一声道，“你是不是看到陆凤仪的奏疏了？还没有明发呢，消息够灵通的。”

“不错。”沈默不瞒他道，“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但我知道这封奏疏如果不



压住，胡宗宪晚节不保。”

陆凤仪，南京户科给事中，不过一个小小的科员，估计朝中知道他名字的，不会超过五个人，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上了一道《劾奏东南总督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疏》，打响了清算胡宗宪的第一炮，相信不用几天工夫，他的名字就能人人皆知，想不出名都难。

沈默通过他的关系，已经看到了奏章内容，除了老一套的——侵冒军饷、搜刮民财、市贩官职、私役官军、督府积银如山之外，还有更逼真的细节描写，诸如“聚奸如友，长夜纵饮，大纳姬妾，宣淫无度，克扣上供岁造布匹银两，滥给倡优”，写得活灵活现，宛如亲眼所见，让你不得不信。

但真要人命的是，他翻起了一桩公案，全盘质疑了胡宗宪的抗倭功绩。

他先从抗倭的现状说起，现在东南有劲旅十余万，其中佼佼者戚家军、俞家军、谭家军等十数支，皆可力战数倍于己之倭寇，最劲者戚家军，每杀敌百人，方折己方一人。

这就充分说明，倭寇根本没有过去宣扬的那么强，胡宗宪、赵文华等人，分明是在夸大其词，以掩其过，而胡宗宪本人，就从没想过与倭寇决一死战。因为他与海寇头目王直、徐海等人皆为同乡，其所任蒋州、陈可愿等人皆为海寇奸细。胡宗宪实际上就是在按兵玩寇，养敌自重，若非如此，王直岂能肆无忌惮上岸，悠游于江浙境内？若不是皇上英明果断，将其逮捕，耻辱将不可雪。然而胡宗宪竟在将其解往京城途中，偷偷把他释放，且许徐海任海防官，与王直约誓和好，丧权辱国，丢尽祖宗的脸，这才换来了所谓的“和平”。

据此，陆凤仪认定，胡宗宪的所谓功绩，不过是仗着天高皇帝远，自导自演、自吹自擂的一出闹剧而已，与仇鸾之辈没有区别，请皇帝明法典、正视听，立刻撤销他一切职务，将他枷送京城受审。

“拙言，既然话都到这儿了，”张居正诚恳地对他道，“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这次胡宗宪是铁定完蛋了。你要是不想受牵连的话，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抢先参他一本。”见沈默的面目都因为愤怒而扭曲起来，他赶紧改口道，“当然我知道你不可能这么做，那就置身事外吧，以你现在的地位，是不会受多大牵连的。”

“不可能，”沈默想也不想便摇头道，“永远不可能。”

